

二十四斗稻谷（七）

作者 马朝虎 口述 姚康玉

回到养父母家,我被好好地训了一顿,说我养不熟。

这时候,我怪父亲了,要是他不去打日本鬼子,就不会牺牲,我就不会过这样的苦日子。

两年后,养父母把我给退了回去,养父患了病,也没有能力养活我了。

回去的那天,我装作很伤心,其实开心得不得了。晚上,我们母子3人又在一起吃饭了,吃的是玉米糊配咸菜,我和哥哥不时地看一眼对方,扒一口玉米糊,吃一口咸菜,然后嘿嘿一笑。

祖父当年开豆腐作坊时,晚上家里点的是豆油灯,现在条件差,点的是煤油灯,为了省油,灯芯捻得细细的,稍有风漏进来,灯火就熄灭。

我对母亲说:“以后我天天去拣乌桕籽熬蜡烛点灯,我不怕毛毛虫了。”

我知道,母亲再也不会把我送人了。一家人在一起,苦就苦一点,熬熬就会过去。

孤儿寡母日子过得艰难,有人好心劝母亲招个男人上门帮衬帮衬。母亲拿起扫帚,像扫垃圾一样把人往门外赶:“呸呸呸。”让人下不了台面。

以后就没有人提这事了,母亲咬紧牙关硬挺着,终生守寡。

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,新中国成立

了。家里分到了田分到了地,我和哥哥已算得上是半个劳动力,生活有了起色。逢年过节,能割上几两猪肉,让嘴巴沾点荤腥。

不知道是哪一天,母亲把父亲的那张军官照偷偷地收了起来。

父亲的这张照片,母亲当作宝贝,请人做了个相框,挂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,有邻居来串门,一眼就能看见。

尽管父亲是打日本鬼子牺牲的,可他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变不了。母亲预感到什么,林高山也很少来家里走

动了。父亲不再是我们的荣耀,变成了我们想要隐藏的疤痕。

乡亲们朴实,后来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,有人被打成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,受到镇压和批斗,见我们过得苦哈哈,还没他们好,就没有动我们。

乡村小老百姓的日子,全在柴米油盐里面。时间一长,父亲的影子慢慢地远去了模糊了。

哥哥娶了妻,我也嫁到了外村,生儿育女,养家糊口。母亲也老了。

侄女18岁那年,去县城拍了一张照片,女孩子爱美,不知她是怎么从箱底找到嵌有她爷爷军装照的相框的,她把爷爷的照片揭下来,放上了自己的照片挂在墙壁上。

侄女不知道这张照片对她奶奶是那么的

重要。知道这件事情,是十几天后了,母亲问侄女原先的照片哪里去了,侄女也一时想不起放在何处。

母亲就跟掉了魂一样,翻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,连后来走到外面,杳杳晃晃也仔细看过。照片最终没找到,母亲叹口气说:“我连这点念想都没有了。”

侄女追悔莫及。

1976年,我儿子体检合格,去部队里当兵。一人参军,全家光荣,我高兴,母亲也高兴。儿子是农村户口,那个年代,要想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,只有上大学,或者当兵提干。

儿子在部队里要求上进,表现积极。机会来了,当兵的第二年,团里要送他去南京机要学校读书,毕业后就是机要员,排级干部,以后转业就能分配工作。

后来,去南京机要学校深造的是另一位战友,儿子去问团政委。政委说,团部发外调函给球川公社调查他的家庭社会关系,得知外祖父曾经是

国民党的军官,政审未能通过,把名额给了别人。

我连续多日吃不下睡不着,人瘦了一大圈,我能不责怪父亲吗? 我们没有享过他一天的福,他把子孙后代都给耽误了。

母亲再也没有主动在我面前提起父亲。我心里很难受,当子女的,谁会真正责怪自己的父亲?

1993年秋天,母亲生命的灯油耗尽了,她躺在床上,目光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。有人说,临终的人,眼前会出现一幅图画,是未了的心愿。我就朝这个方向看出去,是窗户,窗户的外边,是一片天空。

母亲去世的那天,下过一阵雨,又出了太阳,从窗户看出去,天空里有一道彩虹。

母亲把我招到跟前,说:“我要找你爸爸去了,我80岁,一个老太太,你爸爸才28岁,一个青年军官,我怕配不上他哩。”

母亲的脸上露出难为情的样子。每到清明节,我带着儿孙去给母亲扫墓,觉得还是少点什么,就是不能给父亲烧一把香、祭一杯酒。

我今年都85岁了,在世上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,一些事情在我手上可能完成不了了。

最近我听儿孙辈们说,他们查询到父亲的牌位,奉祀在台湾一个叫武烈士祠的地方。我老了,走不动了,有些事情得靠他们去完成。

他们正在开具有关证明,准备等疫情好转后,找机会前往湖南,去父亲打仗牺牲的地方,抓一把泥土回来,撒在母亲的坟前。他们还要去台湾武烈士祠,把父亲的英灵带回来。

打日本鬼子的父亲不能白死,儿孙应该以他为骄傲,永远记住他。

全文完结

到黄坞岭看“网红”直播

白石虎



凌晨,我手机的朋友圈里跳出了这样一条微信——“朋友们,请关注我村的抖音网红”,我禁不住打开内容浏览,见是一篇“竹编达人·巧手编织直播梦”的消息。真没想到,在我县的偏远乡村黄坞岭,竟然还有这样的“网红”直播?!

“网红”是一位名叫舒荣福的八零后,家住辉埠镇黄坞岭村舒家自然村。今天,我正好到黄坞岭村联系工作。中午过后,村干部吴金水热情地帮我联系了舒荣福。一个电话过去,他正好在家。于是,我们驱车前往这个地处皇子山下的幽静村庄。

来到“网红”的仓库兼装备中心,只见挤挤挨挨的,显得略微逼仄。走近一看,竹制品、木制品排放得井井有条,几个妇女正在打包装箱。在琳琅满目的竹制品货架前,舒荣福手拿精致的竹篮正在直播演示。

“老铁们,现在开始直播,这是我舅舅手工制作的精品水果篮,具体怎么使用,请跟着我的直播往下看……”一副手机支架,两只手机,两台电脑,就是舒荣福直播工作的主要设备。他说,当地的一些传统器具和工艺品,外地人还不熟悉使用和欣赏,这就要通过直播进行宣传营销。有时候,网上人流如潮,他的直播就不能停下来。一天直播十多个小时,已经成为家常便饭。但他乐此不疲。

舒荣福的父亲和舅舅都是传统篾匠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他们走村串户为农家上工做篾具。随着竹制品被塑料等材料所取代,“生意”慢慢歇火了。前年,舒荣福在上海打工时,老板家想做传统的篾席。舒荣福父亲欣然前往,为老板打制几张篾席,得到了上海人的青睐。意想不到的,当舒荣福把篾席制作过程和成品拍成视频,上传到“抖音”“快手”平台时,点击量迅速飙升,纷纷询问到哪里购买。

舒荣福灵机一动,何不利用现代化的工具平台,把家乡的名特优产品通过网络去销售呢? 他深知,家乡有一大批的能工巧匠。一些传统手艺,只有少量的工艺作为“非遗”得以保护和展示,但要获得效益举步维艰。说干就干,他辞掉十多万年薪的大城市工作,一门心思回家做“直播带货”网络销售平台。他请来舅舅等几位篾匠,在自己家里开始做传统篾器具和工艺品,经过一年多的打拼,每月销售量有一万多单,老家的篾器具已经成为北方人的抢手货。

趁“网红”舒荣福直播间隙时间(由他的合作人代播),我跟随他来到不远处的一处楼房里。只见舒荣福的舅舅正在聚精会神地制作筴帚,旁边的箩筐里已经叠起了几十把炊帚成品。在工场外面的围墙里,有新砍来的山中毛竹,有经过加工的篾制成品,还有等着提货的邮政快递车。舒荣福说,每当舅舅和家乡老艺人制作竹木器具,他都要通过“快手”“抖音”上传,进行展示。在平台上他创出了自己的品牌——“江南竹编”“创手艺”。在他的指点下,我打开手机“快手”平台,果然发现舒荣福的“江南竹编工艺”平台上的粉丝达到了42万多。

一会儿,舒荣福又来到他的电脑前,和网友们聊开了——“老铁们,你们好,我们这里发出的货收到了吗? 这是纯生态产品哦。”室外阳光正好,室内直播正火。

前不久,我县村播基地(网红街)荣获浙江省省级示范青创农场。舒荣福得知这一消息后,更加信心满满,他想搬到“网红街”去直播,形成抱团效应。家里多组织一些工匠,编织更多的篾器等工艺品,以适应现代人的消费需求和网络传播。

黄坞岭村支书黄永平说:希望我们村里有第二个、第三个像舒荣福这样的“网红”,把我们当地的农特产品推销得更高更远。

“芋”见乡愁

郑忠信

下班回来,家人递给我一个购物袋,接手时颇感几分沉重,打开一看,竟是整丛的芋艿。硕大的芋艿娘四周簇生着大大小小的芋子,有爱,温馨;毛绒绒的还粘着些许泥巴,分明是地里刚挖的,地道,新鲜;光溜溜的球茎剥离处,葱青中泛着乳白,细腻,爽滑……要知道,因为过敏,家人很少买芋艿,今儿不期而“芋”,吊起了胃口,燃烧了味蕾,勾住了过往……每一次的邂逅恍如最初的“芋”见。

初识芋艿,是在乡下的老宅里。那时候成天在站桶里转悠,有时望着楼板底的燕窝发愣,飞走的燕子何时还? 有时冲着柱头上的广播出神,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几点整? 闹腾时也会像大人那般呼鸡唤狗,引得站桶外瞬间热闹非凡,即便是鸿门宴,却屡试不爽。安分时则会静静地看大人们在天井里择菜,尤其是给芋艿去皮时的妙招迭出,甚是吸睛:有用丝瓜刨的,凭手的暗劲掌控去皮的厚薄,传统而主流;有用砍柴刀的,双脚夹住刀把末端,一手持芋,一手握着刀背,将芋艿就着刀锋轻轻刮拭,

另类但实用;有的用碎碗碟的瓷片,锋利如砍柴刀,却解放了双脚;有的干脆洗净后放锅内煮熟,只需轻轻撕开外皮挤出来便可,不用与生芋亲密接触,了却过敏者的后顾之忧。自从尝到熟芋,站桶的火钵里就烤起了芋艿。那时的芋香透过貌似粗陋陈旧的芋皮溢出站桶,飘进如芋皮般粗陋陈旧的老宅,不知是芋艿的香幽,还是老宅的味浓? 时光里总有这般念念不忘的“芋”见,越是远离,愈往心

燕子归来的候,站桶里芋艿的烤香渐渐止歇,天井沿遗漏的芋子竟然冒出了几片稚嫩的新芽。善解人意的大人便用暂时歇业的火钵接纳了它,并在外围装了个篾条编织的防护栏,庇佑老宅降临的绿色生灵。自从有了这钵新芋,我变得爱打扫卫生了,为的是多给新芋上鸡鸭粪肥。新芋亦不负我的一片苦心,出落的水灵鲜活。风起时,她摇头晃脑,频送一波波盎然的绿意;雨落时,她雨盖微擎,玩转一朵朵璀璨的晶莹……因为这钵新芋,我在老宅里认识并喜欢上了就粥的爆炒芋艿丝,下饭的清炖芋

艿,还有相互提味的芋艿炖萝卜块,更有亦饭亦菜的芋艿糯米饭。因一这钵新芋,我在老宅里过了一个别样的中秋节,那夜皓月当空,我和大人一起将这钵新芋从天井搬进了邻家大嫂的小厅间,为的是给嫁进老宅的大嫂“盼生(生宝宝)”,芋艿娘向来芋子丛生,寓义子孙满堂再合适不过了。

记得大嫂嫁入老宅的那天,老宅里张灯结彩,宾客盈门。最热闹的当属大宅门边的那一桌是吹唢呐的,三个人各有分工又通力合作,高潮是在乐手联袂献上“龙虎号”的时候,龙号(先锋)“仰天长啸”,虎号(套筒)“俯首低吼”,喧嚣中,由芋艿和淀粉揉捏煮成的肉圆压轴闪亮登场,几近酒足饭饱,仍然大块朵颐,足见肉圆之魅力非凡。虽芋艿之形容不再,但其味隽永,在鼓乐声中代代传承。只是,如今的宴席很少上肉圆,鲜有唢呐助兴。时光里,林林总总的“芋”见遂成了一种抹不去的乡愁。